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
子太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

天啓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
詔獄後三年　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閹忠臣以
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
子跋陟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
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

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其爲寃天猶知之而況於人乎當其舁櫬就徵自邛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劒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綿延萬餘里追贓令亟賣菜洗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匭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相告芸夫牧豎有數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孽奸之疏愍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　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
不悔者在此而羣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謙
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
矣先是　光宗久在東朝閒於鄭氏儲位危軏
僅然後定　神宗寢疾　皇太子希得召見日
旰尚傍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
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
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　太子當力請入侍遲
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
太子同心憂懼者也　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

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詞知　上病不能自還翕動鄭李謀踞兩宮挾　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宜示中外用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　上暫輟萬幾進　皇長子及　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

日　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　上對
羣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手公指　皇長子
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
宣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
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衞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
之意自是再召與聞　末命憑几注視與執手
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
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閹教選侍閉　皇長
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　大
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卽擁　皇長子升文華

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
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　少主矣初詣乾清宮
閹人持梃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
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
格叱退之　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
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
氏何語公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閹臣方從哲及
大奄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
還乾清後先諍辯謂選侍不得毋　天子　天

予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㦬襟移宮之日
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　九廟前殺我
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　御座殿陛
皆驚　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
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匈匈不知所爲公儼
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儆
備內戒中官乳毋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
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
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　神廟中
年羣小窺苑枯之埶鬬離閒之隙浸淫藴祟而

發作於鼎革之交公察知奥窔誓死伏節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色授屬大事而安社稷吾於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　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也移宮既竣羣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王

安胥取中旨以恚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忠賢漸用事搆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為殺公有基矣明年卽家起太嘗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閹適阿毋竊弄威福必為社稷憂扼腕流涕草疏藏弆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

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弼贓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贓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爲徵公大呼 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贓罪殺公公死後大舉鉤黨轉相連染死徙廢禁逮捕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刋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於擊閹而死於移宮定計殺公

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　今上
旣僇閹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
晉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
而憎其骨餘至於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忠甚
公之寃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何憾矣
哉公之爲人孝友絜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躬
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
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毋至孝事其兄清吏
衣幷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於毋兄痛歐之令
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

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强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絫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閒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奸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戶其兄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閒受故人問遺

緣手散盡家無餘財卻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貪贓楊大洪者也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略擇可以辦遼者經略者即公所坐贓熊廷弼也蘊義生風抗論惛俗責邪穢濁溷之徒持祿養交贖貨誤國不啻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槩急人之危甚於己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

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壬人狠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　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沖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母羣閹連綿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於踉蹌出宮之頃斯已傎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不當覆按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

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則爲移宮一成一敗何嘗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沽名天啓之初目移宮爲生事譏夫儒臣異口同喙此可爲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乎　先帝二十餘年之　儲宮三旬之堯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　熹宗出乾清時安擁於後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燝奉左手公奮出

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
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
己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
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
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
奄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
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為也其可乎縊裕妃害皇
子危中宮此　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
雖凶豎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蹌上公祠廟
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公一疏

逆折之也閹老門生之訴交媚於公朝刊章錄牒之籍競獻於私室奄用是氣壯手滑瞋目語難今没藜藿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堙河之失逢閹者不以教猱正罪而擊閹者欲以撩虎追罰爲此言者是與於閹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之才之志身兼數器借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爲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爲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爲用亦不小矣不

咀藥以自屏不引刀以懟君慷慨對簿從容絕
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
肅容徬徨涕泗相與敎忠而勸義者也議公者
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
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
衘宣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從家應山曾
祖諱公鐸好任俠爲人報讎祖諱萬春以好施
予破家里人稱楊二齋公葬之夕鬼譟呼護其
竁穴父諱彥翔少爲儒性端重不侵爲然諾亦
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五年某月某日生公

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難與後姑樓止譙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年之易等詣　闕追訟父冤　天子追贈公祖妣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爲郎是年後姑始没詹遂擗踴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於某地之賜塋兩夫人祔焉公令嘗熟時語謙益曰吾生平畏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於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於廬山閉行過予謀經紀之事予方遭黨禍杜門絶跡

相與屛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婦翁罷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爲念謙益泫然久之是以投涙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國有蠱孽牙於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衆口磨牙嚌嗑緘縢耿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　先帝知公堯舜之明臥内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　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晦盲碧血輪囷震爲雷霆天門

詄蕩雲旗紛迎御我　三后陟降帝廷闔西之揚清白齊聲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大息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詔簪纓

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贈大理寺卿賜謚鹿公墓誌銘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奴酋兵破定興太常寺少卿鹿公死之明年正月其子化麟伏闕上疏曰奴之掠畿南也臣父移疾村居無城守之責臣父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我入郡

邑誰與守自已已奴警望風髠首臣節掃地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當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節之臣遂令臣侍臣祖居江村辭丘墓授兵登陴令弱民疲號令不一死守七日而城始陷臣父守南門奴從東北隅上挾刃索衣臣父嚙齒大罵天朝鹿太膏衣肯覆羯狗奴耶奴怒甚斫三刀復射一矢罵不絕口而死臣父贊樞輔於關門厲志恢復奴素懾其名肉薄環攻志在必下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虜捧一塊以塞潰

波撓杯水以澆烈焰以投閒之吏死朝廷以抱
病之身死鄉里不獨城存與存効斯民勿去之
義且欲人戰家守折狡虜南下之謀假令人盡
臣父則一隅可保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
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疏上 天子
下所司按覈十一年二月兵部覆請 詔贈公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
謚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先是
公殉義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化麟奉其祖太公
命權瘞於祖塋拜疏歸待命苫次哀慟不勝喪

而死化麟之子盡心謀於其祖之執友孫奇逢
與其徒張果中請吾師高陽公志墓而屬予表
其隧十二年五月予哭高陽公既除服乃喟然
而歎曰嗚呼高陽既沒鹿之誌非予其誰宜爲
乃按歸安茅元儀及盡心所著公事狀而誌之
曰公諱善繼字伯順其先小興州人也國初有
諱榮者徙居定興南之西江村曾祖諱府封文
林郎山西平陽府襄垣縣知縣祖諱久徵江西
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直言厲行蔚爲名
臣考諱正累封如公官妣田氏贈恭人正貴公

子少爲諸生縣令宋繼登請與相見正方冀田
投畚鍤而往縣令歎息逆奄時傾身急諸公之
難所謂庬太公者也公端方謹慤歸如斷山少
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慨然有豪傑聖賢
之思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酌酒
切腑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
順昌吳橋范景文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
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
衰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袁後疏理兩淮卓
有成效著爲絜令焉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

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

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嵩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之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繇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　皇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

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即　主上視吾輩何
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　上怒奪公俸一年勅
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
闔門扇不聽公出勤問太倉云何嘗太倉主事
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
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
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
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歎息而去無何堂官
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留不
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公遂移疾去而司農

竟如數補進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忽漫無所執持柰何不令　人主厭薄臣下哉　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匈匈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羣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夷行邊請用廢弁坐贓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福清曰邊

疆之壞繇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刺巳也怒巳而屈服焉歲壬戌高陽公以閣臣理部事高陽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巳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高陽閱關以歸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吏部司官

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
即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
郎乎高陽當關四年經營遼河東西恢復遼疆
四百里安插遼人四十萬入而造滕密畫出而
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為左右手禁餽遺絕宴
會朝齏暮鹽漠然兩書生也布衣敝馬出入亭
障閒延見老較退卒與相勞苦因以勾稽將士
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跅䟤錄寸長理小過二十
年名將咸出高陽之門公之功也高陽自寧遠
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而還去家

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關門決計進取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高陽將渡河入奏逆奄懼有晉陽之舉矯旨趣令歸鎮中朝忌高陽者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詒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隳兵而總以巧行其撓沮恢復之計夫百計

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戍之緒既廢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河山丼心腥穢忠臣義士有負戟長歎而已未幾高陽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迄今十四年舉世無復有言恢復

者矣嗚呼此可為痛哭者也公在關門不以邊
吏邀一階半級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
家居四年　上即家起公為尚寶司卿陞太常
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公再起物望崇重精
勤吏事夙夜在公一如為郎吏時未三載復請
告歸以沒已巳冬虜薄城下公昌言於朝非急
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虜者先是公物
色世龍於羣帥中薦之高陽推轂為大將諸誹
謗高陽者皆以世龍為質的及高陽再鎮手復
四城以還　主上世龍之功為多而世龍亦卒

以功名終於是人咸謂公能知世世龍世世龍不負公而公與高陽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公天性純孝毋既没念太公獨居共臥起者二十年其子亦馴行孝謹四世一堂更衣并食雍雍穆穆如也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攝齊升堂離經辨志江郛之上有河汾濂雒之風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鐵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爲鹿氏之徒也晚而師事高陽曰不圖周孔猶在人間高陽亦曰伯順在幕中如清風止水助我神明者多矣公之没也高陽哭之慟爲挽詩六十四章又二年高

陽亦殉虜難公與高陽與遼事相終始公又與高陽相終始嗚呼痛哉公爲人齋莊中正明允篤誠辭受取與如水之有坊而不以一節加人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而不以一青掩人以身命歸君父以心膽質鬼神以深心冶鑄善人以至誠變化異類其道之不行而以完節自見則天也斯世之不幸也公之沒也年六十有二娶王氏贈恭人再娶王氏封恭人子化麟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人後公一年卒孫男四人盡心舉崇禎丙子鄉試洗心以廕入太學悅心從心

皆紉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所著有四書說約三十一卷文集若干卷公與予俱出高陽之門予以枚卜被訐公正告蒲州當爲　上別白忠佞無以門墻故混淆國論上負　明主蒲州不能用遂終身不見蒲州當是時予待罪邸舍公數過予執手而不使予知也予是以愧公銘曰

幽朔之地斗極崆峒三光五岳篤生駿雄生不獨生有孔鑄顏高陽定興二百里閒堂堂鹿公羽儀斯世矩方規圓渾然元氣鶡奴鴟張仝遼如燬白首郎吏獨抱國恥　帝命視師輟我綸

閹公辭銓郎出贊戎幕枕戈席馬抱冰履霜指授將吏魚麗武剛軍書青少閒危坐促膝麤飯瓦盆寒燈土室羯奴外訌讒夫內扇白山未勦黑水猶戰誓涓七尺以報　天子吁嗟鹿公與遼終始碧血不變白光如虹江邨之阡有氣熊熊彗星角芒參旗先後縣乘高陽邑我　三后高墳宿草我友我師人之云亡孰知我悲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淛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

吏科都給事中謚忠介魏公山東道御史黃公
也先是　神廟末年淛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
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
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淛之
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皁
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
見其人也語及於閹兒媼子靡不呼號罵詈恨
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
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
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予言之有殺身以成仁

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眞長其先江夏人十六世祖諱萬河爲明州錄事徙家餘姚國初菊東先生諱珏精皇極經世之學祖諱大綬父諱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摛詞掞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茗雲閉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人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强廉辨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　先帝沖幼宮府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嬈

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
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
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
某月工部郎萬燝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
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
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贓考掠體無完膚慷慨
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
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
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
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

多所保全者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

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忠毅公無錫

高忠憲公出死力相楷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

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玄黄至矣

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豕也不務堅

貞用晦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之計其

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

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郎

進規於鄒曰京司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

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

始也萬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不可為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失謀弃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婞直僨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為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

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喆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年元符其後朋黨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上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告曰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

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予宗羲請闕
訟寃　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
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
元颺與其弟元飈具特牲往拜諸生馮文昌等
數百人胥會祠下淛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
是宗羲以巳巳十一月廿五日葬公又十餘年
而以墓銘屬予公娶某氏封恭人子五人長即
宗羲次宗炎宗爔宗轅宗懷葬在化安之新阡
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黄公豐頤廣顙長身
山立歸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甚予在昔

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

夷之初旦明未周虹蜺揚輝蔽虧旒天門詄蕩叫莫繇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劒部黨儔一葦朁塞江河流一擊不中恥下韝衣冠血肉塡厠庣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柂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哳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不

從李范游淋漓碧血䦨一丘蓀芳蘭茁天汝醻

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青史俱千秋

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卿顧公墓誌

銘

天啓中羣小㗂逆奄興大獄謀殺應山楊忠烈

公桐城左公嘉善魏公逮其客汪文言下詔獄

考問無所得聚而謀曰先是經撫之獄刑部顧

員外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顧員外楊

左之黨人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諸

人一網盡矣公已調兵部再調禮部出爲陝西

按察司副使奉嚴　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詔獄五人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　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欲辯則抗　聖旨也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　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也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　地下手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某復何言法司環坐愕貽無以難也已而歎曰汪文言猶

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乃呼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别趣和藥飲之未絶復雉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後三年丁卯　今上即位僇逆奄贈公太僕寺少卿命法司更定先朝爰書於是公等六人寃狀始白嗚呼痛哉公登萬曆丁未科進士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嘗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是時黨議已成朝右以東林相抉讁斥逐殆盡公歎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不預東林正可以彪自况

也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公又能奕棋謔浪與
朝士浮湛上下而實以其閒爲收拾人才改紀
國政之地迨　光廟御極南昌爲政楊左在臺
省除舊布新海內煥然改觀知公者以謂居中
斡旋有功爲多而羣小之側目深矣遷刑部歷
主事員外以久次議改調而經撫之獄起司寇
王莊毅公以爲非公不能辨也留公署山東司
事欲以重公然卒用是敗嗚呼經撫之獄厥罪
惟均公惜熊之才議貰之以責後効然卒定熊
辟者公也楊初抗疏請易熊魏抗疏請辟熊其

不受熊賕甚易明也公之禍醞釀於庚申鼎革之時而發作於甲子擊奄之日機不深則禍不烈究不極則白不早其始終借端於公則天也公何憾矣哉公精敏彊直明習法比案牘山積手批口決老獄吏皆爲吐舌逡濬之陷也臺省搜獲奸細棄市無虛日繫者二百餘人饑寒瘐死莫敢問者公請於王公曰以一身易五十餘人命某猶再之況一官乎即日讞之論一人須繫二人他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歎息稱爲杜茂者冒登撫之餉逃匿僧舍爲邊吏邏得者也張

鶴鳴以同馬行邊劾與佟卜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王公以問公公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廨舍三月偕其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獨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同謀三月聚首摩腹親踰骨肉豈不識其僕爲誰某往來永芳所同行數千里不一扣其姓名者何也以原招覆之茂之誣服無疑也王公曰然然則何以處卜年公曰卜年雖非叛實佟養眞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王公去而侍郎楊東明署事奏卜年實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公曰此語何

從得之楊曰聞之人言公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楊大驚奏已發亟追止之楊欲更坐十年論死曰佟養眞旣以謀反論十年乃反族非叛族也公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朞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寧論朞親公曰明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酌律以進楊默然慚恚而止公之據經察獄不詭隨狥人皆此類也公與其弟大韶孿生並負異才有二陸兩蘇之目長而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典

試廣西作財賦文武對策識者以爲今之子瞻也卒之前數日手指重傷强拈筆作自敘筆記訣别書凡數千言酒酣慷慨語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生世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爲不壽即以凶終不猶愈於老死牖下者乎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炤人心曰此他日祠堂對聯也公之豪爽自喜通達死生之際如此公諱大章字伯欽世居嘗熟之均墩村曾祖諱江贈南京太常寺卿妣賈氏贈淑人祖諱早妣陸氏贈如曾祖妣父諱雲程歷

官南京太常寺卿毋周氏封淑人生毋張氏以
公封太宜人娶蔣氏封宜人貴州道監察御史
以化之女子麟生邑諸生女三人嫁太學生趙
士晉諸生申濟芳知府淩必正公在西曹數與
奄黨抗論相擊排及議䘏奄黨猶在事有贈而
無蔭麟生請闕訟寃　上下其事於部寢閣者
又十二年矣於是麟生卜以崇禎己卯三月初
八日葬公於均墩之新阡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公入詔獄芝生廟旁一莖六瓣獄卒告祥公曰
惜哉芝產非所六人畢命芝亦隕墮豈惟芝祥

天亦告異白氣亘天南斗失位誰無七尺誰及
百年孰如公死上感昊天霜飛愍綸日熠高闕
星辰昭回芝蘭玺梯我作銘章鑽石幽扃丹書
永刊青史足徵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一

墓誌銘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毅郭公改葬墓誌銘

萬曆中歸德沈文端公在政地江夏郭文毅公在翰苑咸以公廉彊直爲時斗杓而兩公者亦深相得也四明沈文恭公當國日久訾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郭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枝柱言者詆訶四明連及其黨其人皆宿昔歸附郭公者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郭公以薊歸

德械既成矣楚宗人華趆上書首告楚王非恭
王子王大懼輦輸其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郭
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餽首相者餽公公怒揮
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以下皆究轉爲王請
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
趆首不盡誣公持議益倔倔諸爲楚者疾其梗
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訟言楚宗之來
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
相抵公抗疏伸辯以王餽金書上聞且向人極
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郵

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　上初得妖書也以謂牽連宮禁甚閒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四明之私人聚族而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此可以一網而盡也以楚事傳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證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也於是四明從容爲　上言妖書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聳動　人主御史康丕揚則曰自華趆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錢夢皐則曰首相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

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
某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四明乃擬旨
窮治務得眞賊幷勒公以楚事聽勘荊門州故
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書告州官阮明卿謂妖
書出其手事下刑部夢皐等告尚書蕭大亨胡
化與郭同舉於鄉郭在楊郡乘婦人輿宿歸德
邸舍相與竄謀不可失也大亨讞胡化使引公
及歸德化叩頭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殺我一家
我自來叫寃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

犬殺人媢人即見　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蜀犬者斥夢皐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　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捕得妖人皦生光與時嘗以宿憾把鄭皇親造妖詩大署其門者　上意欲歸獄於生光四明意未厭揭請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之枉請少緩其獄賊之父子兄弟可援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公與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　上怒以阿庇反賊罷丕揚四明力救之以免而獄益急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追捕無虛晷逮醫人沈令譽及名僧

達觀從今譽床頭獲片紙語連歸德門人刑部
郎于王立吏部郎王士麒皆削籍而恨王立尤
甚欲并殺之歸德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戶闥
不敢晝啓楊虬茳岸重圍擊柝躑呼徹晝夜喧
傳　上出龍票逮公及王立喝令早自裁也可
以無辱公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
屏草外時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盃聊自
壽大家頭上有青天意氣自如也汝忠盡械公
僕隷竈婢乳媪及傭書者男婦老幼共十五人
刺爇鍼灼五毒參至每上彭考兩脅肉拉毀墮

地竟無所得汝忠以金吾告身誘書役毛尚文
令引沈令譽而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爲徵會訊
之日東廠陳矩詰龔氏女汝見妖書版幾何曰
版有一房矩笑曰妖書僅二三葉而版有一房
乎詰尚文曰沈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
一月十六戎政廣平王公曰妖書以初十日獲
而十六日又刊書將有兩妖書乎考皦生光妻
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令引公皆不肯生光
坐篋輿中瞠目仰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
我一身當之奈何教我奉沈相意妄扳郭侍郎

總憲三原溫公禮部侍郎晉江李公越席而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矩嘆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公旣去御史史學遷勘楚事其寃大白四明積不爲淸議所容乃拉歸德與偕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刼王人殺閧府三十餘人駢首就僇假令華趚之來公果爲禍始公與諸宗衡宇相望當此之時或取一編萱焉或取一秉秆焉公其能晏然而已乎羣小聚謀殺公欲借妖書以解楚事久之

妖書寢而楚事乃益白公之不爲羣小所殺者天也其大節凜然終不得而抹摋者亦天也公何憾矣哉先是楚勘疏入　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公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公匿議單不上公不置辯李公上言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息妖書獄急翰林華亭唐公偕晉江楊公郎墨周公會稽陶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蹋蹙無所容揮杯茗酹地以子孫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爪蔓何以

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皦而坐公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槖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當盡數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尚書趙公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正人趙立命駕往說四明四明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燄熏天障日宮府震動海宇軒輊而詞臣散僚引据名義嶽嶽不少詘避如此然自時厥後詔獄繁興黨籍代有顛危之禍釀於縉紳而婦寺小人相挻而乘其敝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吾觀國史至癸卯甲辰之間未嘗不廢書而嘆息也公諱正域字美命楚之江夏人其先世有諱聰者以驍勇事 高皇帝受長弓大矢食案之賜子孫世習武至公父諱懋始以文舉於鄉仕至趙州守以公詹事考贈如其官母王爲淑人公舉萬曆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甲午充東宮講官陞春坊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幄 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 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鑪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

皇太子王體柔脆不耐寒凍即我輩三四措大
承之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
乎翼日語傳禁中鑪火郁然矣事雖瑣細公所
以擁佑　東朝良有深意也敘遷陞南京國子
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
二齋以揆真才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吏於
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騎而過
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百數蹋
邸門而寧遠魏國盛氣愬公公曰以學錄扶都
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

得褻衣走馬橫絶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
非以學録扶都督也郎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
平之令詣門交相謝而罷居二年陞詹事府詹
事備講如故壬寅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
踰年回部攝部事公在部請典故惜名器堅執
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史不假權郎吏部務爲之
肅然孟夏朔日食值　廟祀公言禮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
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享廟從
之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公斷以聘儀遭喪

入竟則逐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
臣耶卒遣使行夏至陪祀諸臣託疾不至公謂
祀事不虔褻　上久不躬祀所致請下詔勑厲
其意實以諷切　人主回夷候內府王價覊留
病死號泣道左公曰　明主可以理請奈何以
小費失外夷心疏請支給　上趣令承運庫予
之其援据典訓顧恤國體皆此類也日食之占
曰日從上食占君知佞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
四明惡之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禍福當
叅公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叅

我能救毋恐也四明聞之而止兩淮稅使魯保
請尊勑關防兼督瀨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
明票旨兼予之公曰改造礦稅之别名也保得
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勑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
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房近侍以　上命脅公
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　上怒甚必有處分
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并恚歸德而
上顧司禮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
官四明疑公有內援益比而孽公矣秦王爲其
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四明

擬旨下部公堅執不肯覆四明又使前奄以
上怒脅公公弗應牓示部門曰秦王孫中尉進
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
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
錢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謚議起當奪者之
子孫訴於政府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敢奪
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
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
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
不下而謚議不果行公之與四明相枝拄者其

大端如此而其它固未可悉數也公在儲講日久深悉　神廟父子慈孝儲位必無觤危用立之後政地頗自負定策公爲詩志喜有會誇麟趾周公子不俟鴻飛漢老人之句妖書事發請戒諭東宮侍衛伴讀等官以公爲東朝講官可鈎連發難雖震驚弗顧也　上召　皇太子慰諭曰哥兒莫恐不干汝事　皇太子亦語近侍何故曲殺我好講官奸人聞之氣奪本公所以得全者　神　光二廟之力也公歸田後聲實益著海內望旦夕枋用以爲一出則太平可立

致聞公之訃雖芸夫紅婦無不嗟咨歎息謂天之無意於斯世也公在史舘與福清葉文忠相厚善公高明果毅勇於擔荷福清樂易善柔妙於調御兩人交相規切心皆不以爲然而不相非也福清大拜而公溘逝海內惜福清不得公自代而福清亦用以爲恨雖然公雖不用其所自樹立巳足以表見於天下矣嚮使得君專政優游綸閣之中以調停爲燮理以遵養爲包荒以朝廷爵祿爲果蓏以國家元氣爲癰痔身羸老成長厚之福而國食㳙竊朽蠹之禍公亦豈

願之乎用而負國家不用而自負用不足以爲
伸而不用不足以爲詘以此易彼必有能辨之
者矣福淸之論楚事曰七國未削而錯先危公
弗是也卒有妖書之禍嗚呼錯則已愚矣人臣
殺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矣安得謂胡廣趙戒賢
於李固也舉世悠悠鮮不智彼而愚此可勝歎
哉公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
有九妻張氏繼室畢氏生子四人文封武封昭
封宣封其三爲任子女二人嫁宗人藴錸李榔
公沒後之四年　上俞禮部請贈禮部尚書賜

祭葬天啓初奉　先廟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
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謚文毅嗚
呼成　先廟之德者　先帝也孰謂　先帝不
聖明哉公爲文章雄健磊落似其爲人生平好
有用之學於朝章國故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
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胷中倒篋而出之
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若干卷皇明典禮志武
昌江夏郡縣志楚事妖書始末十三經補注凡
若干卷葬以乙卯二月墓在龍泉洞山文忠公
既誌而銘之矣其改葬於某阡也昭封以續志

屬余曰昭封生於楊邨僅十日而乳媼之夫械去媼日夜哭乳湩不下僅而不死以父任爲郎坎軻跋疐幾塡牢戸眞世之不幸人也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他日庶可以見先文毅於地下余曰此吾之志也其何敢辭銘曰

於穆上帝高居法宮靈璅沈沈應門九重日車中天雲旗在下豈無宮隣厥有金虎矯矯郭公江漢炳靈如弦斯直如冰斯淸豫章銅山淮南寶賂火齊堆盤金錢塞路經書滅郿史紀易馬九廟神靈誰與敢假銅壓旁午銀璫錯互鬼神

畫號眞宰上訴殺機蹶張犄網林植全身保名
聖主之力自公之去視天夢夢章奏寢閣朝
著霧雺自公之亡讒人罔極葦笥籍盈端禮碑
泐嗟公一身繫國紀綱國論職志黨禍濫觴流
言丹青未沈石浮窮塵一昔枯竹千秋勒銘幽
石爲示無止毋耽黃扉而媿青史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天啓初纂修　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歙然以
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
十餘年朝嘗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

又老于文學諳識史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竝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蕆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大嘗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

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藁久閟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

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于李公之葬爲之徬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　穆朝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仁聖皇太后修胡良臣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

焉乙亥內討遂出爲陜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常其間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慇懃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鄜行征番于洮岷行河于頼平妖于渮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宦則往往耆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

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
几焚膏秉燭捃摭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
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
之文炤曜四裔晩僑居白門廣陵閒洪裁艷辭
既足以沾丐衣被而又能歕𣫭曲隨以屬厭求
者之意海内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要
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
公栖毫閣筆次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倣
儻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嘗滿干謁請求貧者以
爲橐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

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傲弟不見德反轅轢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贄乎揚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嘖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八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末史不惜以

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　聖朝不以文字罪人
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
其所期待持擇如此　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
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　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
子三人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既葬公
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士顯之狀謁余而請曰
頗有述也余以史舘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
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
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易之請檃括其事

狀舉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

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猗嗟數窮煌煌列宿太微紫宮嘒彼抱歎實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閤空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八十考終愷彼注茲天之報公金聲玉色大呂黃鍾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

公諱夢禎字開之姓馮氏其先高郵人也國初

徙嘉興之秀水以漚麻起富至鉅萬祖父皆不知書憐公少惠試遣就塾暮歸吟諷不輟王母惜膏火呵止之引被障窻疏帷燈至旦其專勤如此隆慶庚午舉於鄉再試不第王父母及母相繼卒家漸圮再喪婦脫身游外家其為文穿穴解故攡落畦逕含咀菁華匠心獨妙嘗自詭規摹唐瞿二家得其衣鉢萬曆丁丑舉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內傳寫其文果以為唐瞿再出也與同年生宣城沈君典鄞屠長卿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俛仰聲華籍甚

亦以此負狂簡聲鄒忠介公抗論江陵拜杖遠
戍公獨送之郊外執手慷慨歸仰屋直視面氣
墳赤太公流涕曰盍從我而歸乎吾不忍見壯
子流血死墀下也公塡咽不能荅潠血數升請
急從太公南歸三年赴闕除翰林院編修癸未
分考會試丁父憂又四年丁亥京察以浮躁謫
官公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娩靚閒如
好弱女子眉下於顴尻高於項至公卿如傳遽
耳公曰我則不能如赤脚婢弓足蹣跚行數步
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生瘦肺腑槎牙迸出

齒頰我亦無如也江陵叒執政精求史舘中觚角蕲出能蘖牙異同者及其未翼也而翦之公坐是謫終以不振公庶嘗假歸師事盱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素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事紫栢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摳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漉囊倚戶如道人老衲流連山水品香鬭茗如游閒退士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黃甲乙如兔園老塾師蕭閒淡漠身心安隱超然無意於榮進矣癸巳補廣德州判官量移行人

司副尚寶司丞升南京國子監司業遷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再遷右庶子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文章譽望學者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不可梯接推誠導和誘掖奬勸諸生橫經挾筴如牆而進如聞鼓鐘如聽誓命自成均敎衰橫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公至而方領雲集夜誦盈耳後先四年文體士氣歙然一變端居造士闊略酬對南曹郎疾其慢已飛章劾公公笑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榜舉幡小敎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

訟許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鈇斧殺身以直公
有詔許留用榜繇是顯名天下而公遂不復出
矣築庵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山雲園户
湖水浮堦禪燈丈室淸歌洞房海內望之以爲
仙眞洞府凡九年而卒卒之日晨啜粥俛拾箸
于地臂不能舉屈一臂以支枕熟睡至夜分形
神離矣書生朱鷺作放箸歌十章以謂公方寸
湛然人世間功名富貴恩讎毀譽撒手放下不
啻如一箸云爾公爲文章踈朗通脫不以刻鏤
求工惟佛乘之文爲憨山諸老所推服有眞實

居士集若干卷其子有俊才不重督課嘗曰古有神人生數子各取著一深窟中與七日糧蹋身入青冥數子各勇怖奮迅忽到父所過七日不出死矣我於汝曹亦如此其解脫世相皆此類也昔者元好問之論士曰氣曰量曰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天地之美器造化靳固之不輕予人閱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嗚呼如馮公者豈非其人與不然則何以其位不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內迄於今未艾

與謝安石之採藥携伎房次律之彈琴奕碁天下後世胥以王佐歸之豈以用不用爲軒輊與公固已觀化而去視身後之名亦一箸耳而余之所以論公者如此公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八子三人驥子鵷雛去邪葬公於西溪之梅塢公所樂游欲携家地也余與鵷雛好而驥子之子文昌游於吾門公殁後三十八年文昌奉其父所述行狀來請銘銘曰

公嘗夢游金膏水碧宛委之山標峯置嶺錯落周陆朱門雙鍰銖衣委珮旌幢導迎藹藹仙官

王皆平城庭樹擊戛箏琵珊珊金床瑶席服御尚㬂封識宛然九秋為期如屈信臂放箸却還孤山西溪梅花萬樹清瑶明玕山高水深鳥啼花落總非人　閒良嘗舊篆桐柏新銘閱千萬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徐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其先處仁以尚書從宋南渡僑居姚江四傳為彥明令嘉禾占籍海鹽今為嘉興海鹽人也公諱從治字仲華曾祖璹祖鼎父應奎祖父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妣皆夫人公之

祖病隆冬思食瓜父泣禱於西疇瓜累累臥藁葉下人呼爲孝瓜徐母黄氏夢金甲神執干舞中庭寤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溢床榻蕩漾忽有龠浮床下端坐而免十歲讀袁紹檄豫州文拍几歎詫塾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䵷老瞞耳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舉進士知安慶桐城縣勾稽畝稅平亭獄訟朞年而大治大水浪過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至此蓋五百年矣乘舩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捍禦灑沈賑饑全活無算水降按行圩岸築堤

八萬七千餘丈晝夜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
害居官彊直不善事御史外計當量移自請改
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
中知山東濟南府屬邑官吏解銀林立堂下公
援筆判牒尾次第舒鴈引去東方多事募百金
之士捐金推食搏力勾卒其後征妖捍萊拳勇
歛集蓋取諸此也舉治郡卓異賜金錫宴升山
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兖東而白蓮賊之變作公
受命監軍韃刀策馬亂瀌河衝黑雨夜半入兖
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將

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紀城夏店踞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中必兩救不如擣其中堅冲堅破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陽攻鄒大將從間道疾趨攻嶧賊恇駭焚其營寨奔滕賊之大勢熸矣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矣頓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相救鄒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擣滕城賊棄滕退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之而逸者勿追伏山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鄒鑿城通道賊泥首乞降擒賊首徐鴻儒獻捷赦脅從四萬六千

有奇觸冒矢石櫛沐暑雨巢車晝望鈿甒夜偵在行閒六月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計殲妖之伐公功爲多陞布政司右叅政分巡濟南叙功加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蓮妖再發東撫王公惟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沂按臣力主撫與公異議遂請告歸養復中外計量移郎家起薊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奴警益急薊撫皆庸人不可與共事復移病歸里不兩月奴入大安口陷遵化薊撫伏法而公益見推重辛未起山東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濟南六邑

倍道宵征赴監軍之命於萊無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公璉同日受事郎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拊巡夷傷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舞梯衝攻我自三面至於八面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賊築高臺瞰我自一臺至三四臺我縱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闕地道穴我深可旋馬自一洞至數十洞潛隧嚮穿城隅迸塌幾陷者數矣我用

穴塹實壺焚積縱火之法薰尸滿窟賊死者無算公又與總戎楊御蕃遊擊彭有謨選擇死士懸門突擊後先搏戰殺賊數千人贊畫主事張國臣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左次主者亦聽之以爲撫成則萊圍自解姑以援萊爲名耳三月初國臣遣使爲賊求撫公嚼齒大罵安得尚方劒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白其狀曰國臣以撫爲賊解嘲而賊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

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孔賊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兵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賊詐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

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爲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而誤　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疏入中朝皆不以爲然公方重圍困守無以罪也而賊徒益棄疾於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攢擊城西南隅勢甚厲公方簡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額額身仆血背中萊撫馳而撫之絕矣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其子同貞等自淛來奔喪扶櫬返葬　朝

廷聞而傷之追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予祭葬賜祠額曰忠烈嗚呼
兵部條上方略固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
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
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萊不任
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
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
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刼之以不
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
圍累旬浹月慮我師之緩其後必不敢解圍長

驅狠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力賊登賊三鼓氣竭枝梧撐拒不翻城內應則銜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柳子厚論睢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備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乎醜虜以此論公斯得其大者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議登以撫議萊且以撫議中朝而獨不能議公公死之後馴至於侮明詔戕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

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主之萊之撫中朝主之公之拒撫非拒賊也而拒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嗚呼斯其故難言之矣公爲人孝友廉潔正直忠厚矜細行勤小物和不狥人介不絕俗蓋質有其文彬彬名實之君子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有所施設機鍵閉往往能出人薊門軍索餉圍撫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

歸守信地否將擊汝衆聲詈如雷鼞然而散其沈幾應變類此而惜其所就之止于此也公歿時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夫人子五人同貞恩貢生襲錦衣衛西司房理刑副千戶有貞益貞濟貞復貞俱庠生女一字譚某崇禎七年十二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阡在海鹽縣西三十里公宰邑考文所取士多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順昌方御史震孺宮諭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屬宮諭件繫事蹟爲行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銘曰

羯奴外訌王略中否専城失守列郡風靡婪婪
孔賊閒釁反戈月暈重圍雷轟專車援孤蚍蜉
控絶虎豹誓命沈城碎首飛礮公雖隕節萊完
登復虛危之壘四履如幅遼西幾東朔馬縱橫
金柝罷擊和門不扃禡牙樹纛孰非臣子委而
去之如脫敝屣公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
重於命軀　帝膺勸節峻逼台司逃臣骨驚志
士髮植享祀有嚴鄉夢不假睢陽廟中維陽城
下忠表汗竹烈光羽林斵石幽竁永質古今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君墓誌銘

崇禎壬午四月闖賊再圍汴城五閱月不解張君以南評事里居分守北城傾家以給守者民皆願爲君死秋盡黃河水大至挾霖雨灌城越三日賊游騎入之君猶效死不去賊怒揮刃墮水中其子寧生乘船來援乃得出十月初九日創甚卒於封丘之寓館享年六十有五十一月十六日渴葬于城西三里河之新塋寧生避難南奔持宗伯孟津公之書哭而謁銘於余嗚呼今天下士氣竭臣節靡逃亡俘虜相視以爲固然頃者荆襄陷沒持斧之使俛首臣服夾侍

而先馬又見告矣當此之時有如張君者唱明
君臣大義枝柱於重圍絕地之中洪水浸之而
不驚白刃臨之而不慴使天下士大夫相勗以
致命遂志無委辟之患難無倖生之臣子所以
勸忠孝而勵頑頓者可謂至矣吾將取以爲臣
鵠焉其忍不誌而銘之乎君諱如蘭字子馨其
先山西沁水人也高祖銳弘治中爲開封府推
官因家焉銳生舜臣舜臣生霔霔生尚德尚德
徙睢州君之父也君之姑嫁孫中丞中丞愛君
夙惠俾從其姓補博士弟子員弱冠舉鄉試久

之不第署封丘教諭知同官冨平二縣遷南京
大理寺評事覃恩請　勑命始復張姓君爲政
潔廉慈愛殫力耆事在同官建重關以扼虜築
石堤以捍城人至今頼之冨平豁筆吏千餘人
囊槖盤互通輕俠傾京師君壹切案治相傳勑
莫敢犯逋賦盜起咸寧爲冡宰依倚逆奄修怨
於舊宰冨平公君力持之政聲藉甚僅量移南
評事復坐除名咸寧螫之也咸寧敗奉詔以原
官起用而君遂不復出家食十五年而終君自
少至老讀書强學朱黄二毫不省去手手鈔經

史别集說家之書至數百卷好法帖古印斷碣
殘章搜訪於崩厓古冢榛莽煨燼之中考點畫
辨欵識令之趙明誠吾子行也有亭圃在吹臺
繁圃間與詞人張林宗阮大冲飲酒射獵登高
賦詩極望平蕪歎杜甫高李之不可作蓋君之
爲人不獨其孝友忠義凜然大節而倜儻博達
中原豪俠亦未有能先之者嗚呼已矣可勝歎
哉君娶雷氏王氏生三子曰寧生恭生保哥寧
生爲國子生以城守有功題敘礧砢有志節稱
爲君子者也寧生之來也余與之坐而問曰君

所著書及金石錄猶有存乎泣曰皆問諸水濱
矣王孫西亭竹居父子藏書及王損仲之彝鼎
猶存乎曰盡矣問張林宗阮太冲曰林宗盡室
以筏渡筏絓於屋角覆焉太冲漂浮遇大樹入
於其腹槁而死嗚呼中州數百年文物與儒雅
風流一旦俱盡其不獨爲君悲而已也銘曰
汴京城闕兮再困重圍河伯不仁兮相其淫威
矯矯張君兮誓死自持河身可徙兮我心不移
佳城鬱鬱兮大河之湄滄桑陵谷兮刻此銘詩